人事档案

郭红解

那天，有朋友或惊奇或调侃地问我："全国每年数十亿档案收费哪儿去了？你们档案馆每年收多少档案费？"上网后发现，前一句问话是新华社一则消息的标题。这则"重磅消息"对档案部门来说，不啻是"当头一棒"。但细看新闻内容，是指人事档案保管费。借用一句网络用语，档案馆这次是"躺着也中枪"。据笔者所知，市和区县档案馆一般不保存人事档案，现在也没有什么收费项目。

三十年前刚到档案局工作时，有人会神秘兮兮地问我："我的人事档案在你们档案馆吗？"每回都要费一番口舌作解释：档案馆主要保存机构、企事业单位等形成的有一定年限的历史档案，比如市档案馆保存解放前租界机构档案，解放后市政府各部门档案，还有江南机器制造局、旧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的档案，等等。三十年来，档案馆从封闭走向开放，其社会功能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了解，但其知名度毕竟难与同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图书馆、博物馆比肩。当下人们浏览新闻大都是"快餐式"的，看个标题就完了。这样，这则广为传播的关于档案收费的消息，"误伤"档案馆也就情有可原了。

平生第一次"接触"人事档案，是年少时在邻居家。那天邻居大哥拿着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自豪地告诉我，这是他的团员组织关系档案。他考上一所中专，要将团员组织关系转到新学校。"你能偷看自己的档案吗？"我禁不住问。"绝对不能，这是起码的组织观念。正因为组织信任我，才让我自己转关系。"一番话让我肃然起敬。不知为什么，以后我转关系并没有过这种"信任"，都是单位之间转递的。那年在厂办公室工作，偶然在机要信件登记簿上看到自己的档案转到局里，心里顿时紧张起来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。后来才知道，当时厂里分配到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，厂里推荐了几个候选人，我也在其中，所以就有档案转递。结果我落选了，于是就怀疑是我档案里那几个"海外关系"惹的祸。其实自我出生起就没见过"海外关系"中的任何一个，但在入团入党时都要一一填上，还要写上自己对这些"关系"的深刻认识。幸运的是，恢复高考后，这些"海外关系"并没有影响圆我的大学梦。

人事档案，对我们这辈尤其对我们父辈中的不少人来说，都有难以磨灭的痛楚记忆。有多少人曾为自己的人事档案担惊受怕，背过沉重的思想包袱！从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到检查交代、内查外调、审查结论，有多少材料要塞进档案袋！有人甚至到了"档案等身"的骇人地步。前些年，有位作家在北京潘家园旧书摊上，收购了一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剧作家协会的包括个人检讨、互相揭发和批判会议记录等档案材料。其中"胡风集团案"涉及到的杜高个人档案数量之多、时间跨度之长尤其让人吃惊。据披露："杜高档案"装订成册，厚厚几大摞，其反映的内容始于1955年反胡风，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12年的劳改生活，结束于1969年杜高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释放回家。交代、揭发、批判、外调、总结、评语、结论等材料达几十万字。实在难以想象，这样的档案材料竟会流落街头，幸好被有识之士发现并收藏。

今天，人们再也不会对档案怀有恐惧感了，但我以为对档案的敬畏感还是应该有的。这种敬畏，是对历史的敬畏，是以史为鉴的体现。以前，不少人一想到与自己"形影不离"的厚厚的人事档案就噤若寒蝉；如今，一些年轻人不知自己薄薄的几页档案去哪儿了。社会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。这里，想对一些年轻人进一言：别让自己的人事档案"失联"，档案记录了你的人生轨迹，其中相关的原始凭证在今后若干年、甚至几十年后，会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虫趣

吴凤珍

一年四季中我始终喜欢秋季。它不仅气温舒适，而且秋高气爽。还有的便是我还可以玩虫，这对于童年时的我而言，才是主要的。

小时我善捉虫，如是蚱蜢之类，我是手到擒来。如果捉蟋蟀，那就得与大弟合作了。我负责端了盆水对准蟋蟀叫的方向猛烈冲倒进去，大弟则同时拿起网罩对准从乱砖堆中逃出来的蟋蟀罩上去，一捉一个准。起初，我们凡是捉到雌的，自认倒霉，即把它放了。后来，长辈教导我们说，别把这雌的放了，把它与雄的养在一个盆内，这只雄的才更有精神和活力。"为什么？"长辈秘不作答。直至我稍长，读过《斯巴达克斯》一书，内中有主人特地为最骁勇的角斗士配了位绝色美女同居，才明白。

我们小孩子最盼农历七月下旬有人发起由大家募捐的"放焰口"，此系施食于饿鬼的佛事。那晚将于大街的人行道上搭起高台，上悬几只大支光的电灯，这些大支光的灯，招引来了大量的虫，有小的蠓虫围着小支光的灯，形成了一个个虫圈子。而较大的蚱蜢则朝人堆里乱撞。我们只消在自己的头颈里、脚腿上、头发上抓抓便是了。这天倒成了孩子们的欢乐节日了。我捉了蚱蜢放进大瓶里。从中挑出有种名为"拜拜道士"的，只为它的头颅颇像道冠，故名。抓住了它的脚，竖着它，对它说："对我拜三拜，我就放你回去"，有时它真的朝我拜了，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，因为被拜的感觉真好。当然，凡是能鸣叫的虫最受我的喜爱，唯其中"叫蝈蝈"的叫声我嫌烦，不够文雅。最悦耳的是金铃子的叫声，它悠悠然，脆生生，像乐器中的箫声。

有次，我的叔父加入我们的捉虫队伍，他捉了好多的虫：有"纺织娘"、"蟋蟀"、"蝉"等等，还特地买了只金铃子。蟋蟀放进专用的蟋蟀盆里，其余的按其叫声放进大小不同的甏里，他把这些鸣虫都放在我与祖母睡的房里。放置的地点与床的距离远近虽不同，但鸣虫从各个甏里传出的叫声却是清越婉转、悦耳动听。

这一来，房里够热闹的了——较远处有纺织娘的织布声声；侧厢的高处悬着的蝉儿，偶尔拖长了腔调来一声"知——了！"；蟋蟀在瓦盆也不甘寂寞地"口罍、口罍——"地高唱着；最惹人怜爱的是我枕畔的小金铃子，它优雅地奏出了一串串清脆的小铃铛声。这些虫鸣的余音袅袅地飘荡在祖母那简陋的房中——好一首昆虫合奏曲。令人沉醉的纯天籁之声哪！这是叔父为了逗一老（祖母）一小（我）的开心而设计出的一场独特的全昆虫演奏音乐会。

想知道那夜我们床前桌上点着什么灯吗？一只敲去了插头的电灯泡内装着十多只萤火虫的闪烁着光的"灯"——睡在这样的房里，野趣盎然，比孩子们其他各类游戏更扎劲，也更有趣！

我还忆起了我的先师吴进贤先生，他生前有次我去拜访他，九旬开外的他拿出了他心爱的数十只各具形态与颜色的金铃子盒子，他还教了我养金铃子的诀窍：想把金铃子养过冬，他试过金铃子的耐寒程度，如果把它放在人穿的外面的棉衣口袋里，这个温度是恰到好处的，过暖过寒都不行，他曾养过几只过冬天的。我那老师玩虫也玩出经验来了！长寿人养出了长寿的金铃子！妙极。

于是在我脑中便常映出了他那形象来了——穿了件罩着罩衫的棉长袍，棉袍口袋里传出了虽微弱、但竭尽全力的"铃——铃……"的鸣叫声。

今宵打谜

陈汉臣

严子陵归隐蛰居

（四字电力广告语）

昨日谜面：必盼进入重点高校

（五字金融名词）

谜底：定期一本通（注：期，盼；一本，一等的本科）

《上海书坛》中的灯谜

江更生

谜话

《上海书坛》是一份创刊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专门介绍苏州评弹的小报，8开4个版面，起先为周刊，后增为半周刊，由当时东方书场的主管高尚德经营。报纸虽小，内容丰富，有披露书场信息，有推介评弹艺人，有闲话书坛掌故，有月旦演员书艺等文字，撰文者多为耽迷评弹的文人，诸如陈灵犀、秋翁（平襟亚）、横云阁主（张健帆）、周游等，文章隽永，趣味盎然，深受听众读者欢迎。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后不久就重新登记出报，直至1952年始告停刊。

笔者既爱评弹又喜灯谜，故对这份小报非常关注，曾花了好几天时间，泡在上海图书馆里，将其饱览了一通。披阅时欣喜地发现它从1951年2月1日的第204期起开辟了灯谜专栏，名曰《半周灯谜》。还附有编者按语："本报为提高读者兴趣，特辟《半周灯谜》，在新评弹中作为一个小小点缀。"加上该报主事者善于揣摩受众心理及推销自己，谜栏专置猜谜印花，剪下贴于应射信封才有奖品，奖品多为香皂之类的日用品等。所以，别看这"小小点缀"，当时着实吸引了不少的猜射者呢。

报上所载的灯谜皆与评弹有关，例如："此曲只应天上有"打南京路上的书场"仙乐"（注：乐，作"乐曲"解）。还有猜评弹书目名的，例如："妻财"打评话名《岳传》（注：别解为"岳家所传"）；"月下老人酒醉"打弹词开篇名《乱点鸳鸯》；"一子参军"打弹词开篇名三：《百头》、《半字》、《传美名》（注："一"扣"百"头；"子"扣"半字"；"参军"扣"传美名"）；"扁舟获鲤笑颜开"打弹词书目《渔家乐》；"和尚圆寂"打弹词《白蛇传》一折《合钵》；还有用弹词开篇《剑阁闻铃》中的唱句"龙泪纷纷泣玉人"打弹词《啼笑因缘》中的《哭凤》（注：凤，作"贵妃娘娘"解）等，此谜极具本地风光之趣。内中较多的是猜人名字的，如："相如辱妻"打擅说《描金凤》等的弹词艺人"凌文君"（注：别解为"欺凌卓文君"）、"犬吠高山巅"打擅说《绿牡丹》等的评话艺人"汪云峰"（注：汪，拟犬吠声）、"孙二娘的姣儿"打票友下海的弹词艺人"张青子"（注：别解为梁山菜园子张青之子）、"服补药"（谐声格）打有"塔王"之称的弹词艺人"沈俭安"（注：谐作"身健安"扣面）等。尚有打评弹作家的，如"出门七天"打"周行"（注：周，一星期）、"环球旅行"打"周游"（注：周，环形的路线）、"为儿孙奔波"打"牛马走"（注：如牛马般地奔走）等。这些灯谜虽然浅显了点，但都蕴含谐趣，是很适宜报上征射之用的。

做一个懂得帮助人的人

黄小平

孩子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糖，分给小伙伴们吃，然后对小伙伴们说：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帮了我！

听了这个孩子的话，我感到不可思议，明明是他把糖给别人吃，是他在帮别人，为什么反而说别人在帮他呢？

这个孩子说，这是他奶奶教给他的，他奶奶常对他说，当自己有很多东西吃不掉时，分给别人吃，那是别人在帮你，而不是你在帮别人。

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个孩子的奶奶，但我敢肯定，她一定是一个懂得如何去帮助人的人。

灯花

寒冷的高温日

吕震邦

『寒冷的高温日』——这有点像胡话。但，确实是一件『常见之事』。

八月六日那天，气温超过三十五摄氏度，我进了常熟路七号线地铁站，顿觉冷气扑面，惬意极了。岂料寒意并不到此为止，而是渐行渐『寒』。进入七号线车厢，寒意更是逼人，冷风飕飕，直侵肌肤。有点肥胖的我，起初还不以为然。慢慢地，受不了了，把敞开的短袖衬衫扣上扣子，连脖子下第一粒扣子也扣上了。我旁边的女乘客，从包里取出两用衫，披上了双肩，自言自语：『七号线，经常这么冷。』到底是老乘客，有经验，未雨绸缪。

扫视整个车厢，大多蜷着身子，有的更起鸡皮，瑟瑟抖。

岂止如此？即使不是高温日，只要是夏天，总见有如下的『局部寒冷地区』：寒冷的邮局营业厅，寒冷的银行办事区，医院候诊室冷得病人抖，大超市冷得顾客颤，高档餐厅的食客，在寒冷中吃热饭……我不知道，温度调得这么『极端』，到底有多少必要？如果确实对温度有要求，我想必要温度也应是一个『区间值』，为什么一定要调到低点，而不是偏高的？

高温日里的寒冷，不仅仅是在挥霍可贵的能源，忽冷忽热，也容易对人们的健康造成损害。这虽是细节问题，却是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『切肤』之事。希望相关部门，能对此引起注意。

都市男女 谈芳波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说不尽的华林山

罗光辉

前年，我和新华社一兄弟、上海的两个朋友，还有长沙电视台的女主持一行来到了华林山。那天，烟雨迷蒙，雨是雾状的，烟雨中的胡氏古村，像蒙着一层神秘面纱，这给了我更多的想象。站在离古村不远的地方，我在想，这样的面纱倘若能永远不被揭开该有多好。想着、走着、拍着照片，我们来到了感恩寺遗址，我问不清它的始建年代，也没看见它原来的模样，只看到一些零落在草丛中的横七竖八的碎石桩。只知道宋徽宗赵佳曾到此一游，并有一块《徽宗碑》。古驿道上，有一座迎恩坊和迎恩阁，新闻社的兄弟在遗址旁大发感慨"感恩是自我完善的过程，是一种禅和的心态，是一种品位和品德。残破的废墟是历史的映照，等我有了条件，我要让它重振雄风。"

"为帮国之华，树儒林之望"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华林这个名字的来历。但我知道华林很美，也很让人眷恋，华林山水，鲜活灵动，空旷神妙，如诗如画。满眼的绿，满山的意蕴充满着神奇，充满着奥妙。

那天，我和朋友站在樟树岭水库大坝上，置身于山水间，目睹山的稳重，水的灵动，自然使人"仁者乐山""智者乐水"的情感更为圆融。而看万类草木自由的繁衍与成长的蓬勃景象，更让人向往不相逐的生存状态。

远离喧嚣尘世的一方山水，是上天对华林的馈赠，也是华林人热爱自然，守护自然的丰厚回报。是的，人，一旦有了与大自然的和谐意识，必然升华为共存共荣的蔚蓝景象。

华林山含氧量超过65%，是空气中正常含量的2倍多，这对于生活在雾霾之中的人来说，是多么的宝贵和难得啊！走在山间小路上作深呼吸，我那慢性鼻炎有点堵的鼻子也通畅了，感觉是爽透了。

清晨醒来，推窗望外，闲看无心相逐的白云，静观屋前茵茵的绿草，蓦然想起一部电影——《人啊，人！》

石头上长树，这是华林山的奇观。巨大的石，上有石，下有石，石与树缠绕，天与树呼应。但是这石头不显呆板，却显灵性，树长在石头上，树根与石头之间该有着一种怎样的默契和配合，石头内部的秘密，唯有树的根是深知的。根伸进石头里，然后长大，长高，长出个性，长出风采。

说华林，不能不说华林魂，那就是华林地标——丫口石。

大约在6500万年前的一天，随着阵阵撼天震地的隆隆巨响，山崩地裂，怪石乱飞，岩浆喷溢，苍穹大地，混混沌沌……等一切平静以后，留下了鬼斧神工的惊世奇观。祖孙石、情侣峰、柱状、齿状、脊状的奇石，构成了黑白阴阳的万物之道，穿越时空亿万载，啸卷雄风几千年。

丫口石，不是一句广告，不是一条标语，它是一扇回望远古的窗户，站在丫口石前，人会浮想联翩……